

沪 剧

乞 求 孫 公

上海市人民沪剧团整理

文 牧执笔

上海文化出版社

## 前 記

“公孫求乞”是瀋陽傳統劇目“連環記”中的一折。“連環記”是反映旧社会的貧農怎样遭到家破人亡骨肉离散的悲惨命运。它的前部是“抱裙記”，描寫老農民蔡渭庭家破人亡的經過。中部是“連環計”，描寫媒婆施毒計，离間蔡渭庭与其寡媳的关系，而將其媳騙賣他鄉。后部則是“公孫求乞”，描寫家破人亡骨肉离散后的悲慘情景。这剧很为農民們所喜愛，悲劇性很强，有“哭煞連環記”之称。

“公孫求乞”一折，是“連環記”中的一个高潮，过去經常作單折演出。整理者为了更适合作單折演出本，所以刪去了張度生張义生两个人物（張义生是蔡渭庭媳如的后夫，張度生是張义生的哥

型)，突出了公媳相遇傾訴苦衷的情節。

這個劇目是在一九五四年夏，從上海市人民濕棉團傳統劇目整理組老藝人沈錦文同志等的口述中記錄下來而加以整理的。此次出版，希望能更廣泛的吸取讀者的寶貴意見，以便作更進一步的修改。

文 牧 一九五六年十月

# 公 孫 求 乞

〔昆 崙〕

人物：公公

媳婦

鄰居

〔公公愁眉苦臉地跪在炕上，孫兒在旁〕

公 公：（唱“基本調”）

今年秋里少收成，

租米領死了我兒命；

媳婦跪下親生子，

出門幫傭止斷了根；

日里命重怕我老李頭，

唉！一、老、一、老……

看來這性命都要活不成。

〔孩子啼哭〕

媳婦啊：

你有啥心思尽管對我說，  
不應該，一出蔡家就不轉門，  
攛落我公公倒還哭，  
拋棄親生兒子太狠心！

〔小孩哭，哭聲越來越緩弱〕

昨夜里，粥湯叔當奶水喂，  
今日又餓了一早晨；  
我只得再到村里跑一轉，  
討口奶水救救這條小性命。（甩）  
懷抱孫兒把門開出，

〔開門，門外風聲嘶吼，急又把門推上〕

啊！西北風一陣緊一陣，  
孩子身上衣衫薄，  
冻坏孫兒我心不忍，  
待老老身上擦起破作錯，  
在孩子身上裹裹緊，  
迎着寒風走出門。

〔開門走出，隨手把門帶上〕

好冷的大啊！

有錢人穿了雙套皮貨還嫌冷，  
老老是有布衣兩三層。  
西北風吹來削骨痛，  
凍得我牙齒相打舌失聲，  
緊緊把孫兒胸前抱，  
側轉肩胛把風迎。(用平腔)

(轉“三送”)

可憐我肚中直徹身上冷，  
(風聲)  
頭昏眼花少精神，  
手抱移手腳無力，  
渾身冷汗濕背心。(用平腔)  
挨了几步抬頭看，  
見屋檐下屎布也結了冰，  
原來是三信家門口，  
站定身來叫鄉親。(用平腔)

三信在家么？

鄰居：(上)誰人？(出門見外公)是張伯伯！你媳婦回  
來沒有？

公 公：还没有回来。

鄰 居：已經四天囉？

公 公：是呀，喻人料得到地，心会想得这样快！

鄰 居：苦了这个孩子。伯伯，你这样一把大年紀，領孩子，那能有本事呀！我說当初你早就不該讓她出去帮人家。

公 公：是呀，可是一長不曉得，家的難處，我家先卿死的時候，來了東村的四嫂婆，借給我念地洋細，才算把家那兒的村端活了，可是头上还没有过，四嫂婆就又來了，說她有意用，要討還這念地洋細，你說妙我——一時那能還與出來。后来又是四嫂婆來替我設法，外甥媽跟她到城里去帮人家，賺些工細來還債，一面還處貼补家用。

三伯啊，人窮債難，還有啥方法呢？

鄰 居：不过，你總知有这个孩子在身邊，要出門去总是不怕當的掙。

公 公：當初四嫂婆說過，可以幫人家洗的，所以我也就做了，喻人領到做錢——錢！

鄰 居：那末，你去做過四嫂婆麼？

公 公：那能不問啊。媳婦出門的第一天，我眼睜睜的望了一夜，她沒有回來，第二天一早我就去尋回媳婦，那曉得四嬸嬸也不在家裏，昨天夜半才算碰着了她。我就說：“四嬸嬸，你說過我媳婦可以半夜歸的，为啥一次就不回來了？連王錫也不寄來，教我那能領孩子？”

鄰 居：是嘛？

公 公：她說：“婆家伯伯，不要說起，你媳婦心已經變了……”

鄰 居：我看你媳婦不像變心的人，那個四嬸嬸，你倒要防她一看，啥人不曉得她是個出名的走千家❶！

公 公：不過腳是生在媳婦身上的，要是不變心，那能會不回來？她又不是七八歲的孩子，不認得路。唉！伯伯，不要提她吧！你家新娘子在家么？我想再給孩子討口奶水……

鄰 居：好的，你把孩子給我抱去，她在里面。  
❶ 走千家。就是拍家站六爨。

(順手抱起孩子)

公 公：謝謝你，時常來就煩你們。

鄰 居：這倒不妨。伯伯，你也到里面來坐吧，外面風大。

公 公：還好，太陽里面晒晒倒挺暖和。

鄰 居：好。(遞給公公小雞給公公養。下)

公 公：噫，也难怪媳婦……

(唱“三節板”。

孩子討奶還說得出，  
老老討飯倒難力情，  
要是我受凍受餓身故世，  
孫兒教唆人誰照應？  
再想想日里討奶還容易，  
夜里就不能驚動四鄰鄰，  
今夜連粥湯都沒有，  
總不能叫孫子受餓到天明！

(沉思良久，愈苦萬分地)唉！

只能帶了孫兒討飯去，  
靠活這小性命。  
你倒說來討奶說成惹人笑，

害得孫兒長大難做人；  
還是走出十頭八里路，  
地陌生疏就不要緊。

啊呀！

離開村庄叫我那能走得動……（更替）  
還是借只小船水上行，  
雖然搖船無氣力，  
還能夠擋住櫓梢順水余，  
余出十頭八里路，  
再做討飯求乞人。

天啊！天啊！

（唱基本調）

老老不是貪吃懶做漢，  
今朝反做求乞人，  
勤耕一世自辛苦，  
你蒼天也得不公平！（急恨，難過、拭泪）

鄰居：唔！伯伯！孩子一吃饱就睡着了！

公公：好，好！謝謝你！（接過孩子）不過我還要討  
個麻煩，想借只小船用用！

鄰居：你去用好了。（嘆氣）這樣冷的天，你還

想到那里去？

公公：我……我想去望家親容。

鄰居：抱了孩子那能好過船頭呀！還是用根帶子縛在胸前吧。

公公：謝謝你幫我束一束！（解帶）

（鄰居幫着把孩子束在公公的胸前。公公走去船上渡。鄰居把擔夾給公公）

鄰居：伯伯！当心好，早返回家睇孩子呀！

公公：好，謝謝你！（駕船）

（唱“陽血”）

手招槽綑船搖動，

順水滾出莊家村。

但見田里麥苗剛出土，

希望明年好收成！

唉！老老幼幼……

已被東家收回去，

眼有田地給別人耕，

到來春人食吃新麥，

老老還是空手回。

仔細想，日子仙仙等我一般作，

寫基不姓，仍頭流視財主人。

(總“基本”)

搖一里，衆一釋，

看見三巴黃土鏡，

別人家坡上掛着像怕，

我兒坡上掛清涼。

五脚脚

死于你，痛苦了我，

一老一小難活命，

你一年，你片屋生雷手正根本，

四面牆壁州十律，

你在五皇明應母，

兒子已絕了心，

公孫兩代做了求別人以理，

搖一里，衆一釋，

別望見別是房了一個即，

銀白粉臉身黑死，

終不相到得全小相續。(20)

這是非子，(或再說非子)

何(這非子)也，(子)付(非子)也。

(唱“哭腔”)

李黑心啊李黑心！  
我与你冤仇比海深！  
老老租你五畝田來種，  
好比黃牛鼻穿進一根繩，  
你用夾底斛子水銀秤，  
重利盤剝種田人，  
還不清租米把人來抵，  
我兒是做死在你李家門。  
黑心啊！你現在住起新房子，  
我兒却進了枉死城。

(轉“快板”)

你害得我家破人又散，  
你害得我骨肉兩離分，  
你害得我公孫討飯吃，  
這深仇宿怨永遠記在心。  
老老虽窮有志氣，  
討飯不到你李家門！  
忽叮叮搖動小船把路趕——(下)  
(婦如提潯水桶上)

媳 妇：（唱“基本調”）

丈夫过世十余天，  
我做了孤孀就被人欺。  
恨公公，心腸狠，  
竟会賣我到張家做續弦。（甩）  
地陌生疏人不熟。  
也未知后夫待我啥心意？

秀卿啊！

你尸骨未寒七未斷，  
娘子已做了別人的妻，  
最伤心拋却親生子，  
活拆散骨肉兩分離；  
你在九泉可曉得，  
我受尽委屈受尽气，  
一肚皮苦水沒处吐，  
眼泪当作枕头眠。（走下水橋洗碗打水）

（唱“基本調”）

只觉得胸前陣陣奶水脹，  
寶貝不在娘身邊，  
我娘有奶水無兒吃，

吾兒在窗边受創，  
胸前流血怕在心，  
(孩子啼哭声)  
耳边听得孩子啼哭声，  
盼人家的孩子没人領，  
做爺娘为啥不当心，(哭啼哭处計親)

唱：

望过去小船有一只，  
船上坐着小兩個人，  
雲霧間月水相映，  
为啥还来帶了孩子出远門？  
(内公公声：微微好声吧！)

原本帶了孩子河邊走，  
一老一小真苦命，  
我是窮人明白窮人苦，  
做娘是曉得孩子心，  
喊声小船上一停，  
周難相助理該应。

喂，你到小船搖过来吧！

公 公：(上)唉！惭愧呵！(候无迴身，以手遮臉，不得氣水

滿來) 多謝娘娘!

媳 婦: (疑視) 啊! 你……你是……

公 公: 我……還是初次……突然慚愧!

媳 婦: 啊! 当心! 搖, 掉了!

公 公: 啊!

(媳婦急推, 搖不住, 小盞墮在水橋上, 搖晃不定)

媳 婦: 当心啊!

公 公: 唔。(舒口氣, 發現媳婦驚呆了)

媳 婦: 公公……

公 公: 啊!……你在这里!

(媳婦斜視四圍, 恐被鄙人看見)

(公公注視媳婦的新衣)

媳 婦: 上來吧!

公 公: 你……

媳 婦: (搖手公止, 唱“快長快唱”)

此地不舉講話處,

波鄰早看見余背眉論,

快快帶起纜繩收起船,

跟次媳婦過門庭,

〔公公收桶上岸〕

〔媳婦接過孩子〕

公 公：（快板慢唱）

若被你東家來看見，  
不要害你做雞人。

媳 婦：（快板慢唱）

家中無人，你放大胆，  
路上談話倒會是非生。（上岸）  
抱着孩子帶路走，

公 公：（唱）手提水桶背後跟。  
孩子啼哭

媳 婦：（旁唱）寶貝心肝不要哭，  
要怪你老爹心太狠。

啊！他把我……

五十塊身價用得能噏快？  
第四天已經做了求乞人！

公 公：唉！

（旁唱）耳听旁人总是虛，  
眼見事情方為真，  
原來是吃得飽來穿得新。